

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遗忘症”的生存论剖析

雷德鹏¹, 黄时进²

(1. 广西大学哲学系, 广西南宁 530004; 2. 复旦大学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要: 海德格尔认为, 现代科学仅与存在者打交道而遗忘了存在本身, 被现代科学所遗忘的存在即是“无”; 现代科学的这种“遗忘症”是由决定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形而上学基础、数学因素和技术本质等多种因素所造成的。

关键词: 海德格尔; 现代科学; 遗忘症; 存在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5) 01 - 0060 - 04

海德格尔认为, 现代科学声称只和存在者打交道, 而实质上是它遗忘了存在本身。他说:“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然而, 在一切科学中, 当我们探索其根本的旨趣的时候, 我们是和存在者本身打交道。”^[1]“在科学看来, 世界所关涉的就是存在者本身——再无他物; 每个态度赖以选定其方向的, 就是存在者本身——别无他物。进入存在者整体时用以进行科学探讨的, 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更无他物。”^[2]我们把海德格尔这里所描述的现代科学的情况, 称之为现代科学“遗忘症”, 即: 现代科学遗忘了“存在”本身。

本文所试图探讨的是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 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被现代科学所遗忘了的“存在”究竟是指什么? 第二, 在海德格尔看来, 造成现代科学的这种“遗忘症”的原因是什么?

海德格尔说, 通常人们所说的“存在”, 其实根本不是存在本身, 而是“存在者”。这样的解释, 在古希腊就有其根源。在古希腊, 人们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是最广义的“世界”或“自然”为范例的, 而且事实上是从“时间”取得对存在的领会的。实质上, 古代从时间的“现在”样式上将存在理解为当下的“在场”。古代的这种看法, 一直流传至今, 并居支配地位。关于古代是如何用存在者取代、掩蔽存在本身这一点, 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再作详细讨论。

因此,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 “存在”肯定不是“存在者”, 但又与“存在者”有紧密的关系。他说:“作为哲学的基本课

题的存在不是存在者的族类, 但却关涉每一存在者。须在更高处寻求存在的‘普遍性’。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 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存在地地道道是 *transcendens* [超越者]。……存在在这种 *transcendens* 的一切开展都是超越的认识。现象学的真理(存在的展开状态) 乃是 *veritas transcendentalis* [超越的真理]。”^[3]

那么, 对作为“超越者”的存在, 该又作如何理解呢? 我们也许可以从海德格尔提出的如下两个解释性的命题中得到领会:

第一, “存在”是一不可计算的“庞然大物”或“不可见的阴影”。海德格尔说, 在“现代进程”中, 人成为主体, 因而施行其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暴力。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 “庞然大物”(das Riesenhafte) 到处并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他说, 如果我们想想原子物理学的数据, 即可领会此事。这种“庞然大物”在某种形式中突现出来, 而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恰恰是使“庞然大物”消失, 如无线电和飞机对大距离的消灭。不过, 他提醒人们, 不要把这种“庞然大物”只当作是纯粹数量的无限伸展的空虚, 也不要以为这种持续地尚未曾在之物 (*das Nochniedagewesene*) 为形态的庞然大物仅仅源起于某种夸张和过火行为的盲目欲望, 否则, 就会将这个庞然大物看得太短浅了。毋宁说, 庞然大物乃是那种东西, 通过这种东西, 量成为某种特有的质, 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 以至于不可计量, 成为笼罩在现代科学之上的巨大阴影。“但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然大物从量突变为某种特有的质, 那么, 庞然大

【收稿日期】 2004 - 08 - 09

【作者简介】 雷德鹏(1963 -), 男, 广西全州人, 广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西方哲学; 黄时进(1972 -), 男, 湖南长沙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与社会。

物和表面上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东西,恰恰因此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物。^[4]

第二,“存在”就是“无”或“无蔽”。我们在上面提到,古代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已经涉及到了“时间”这个内在方面,从“时间”取得对存在的领会。这里的方向是找准了,但是,古代仅停留于“现在”,而忽略了“曾在”和“将在”这两个更要紧的因素。古希腊人认为,“现在”是最真实的存在者,而“曾在”和“将在”则是不存在者;从存在者来说,它们简直可以说就是无。可是,真正说起来,“现在”乃瞬间即逝的,而任何事物的生存,即生命丰富性的展开,都是“历史性”的。我们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才作出了“比现实性更高的是可能性”的著名论断。因此,从生存论上讲,这个“无”恰恰便是“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说:“从而而上学出发来理解(也即从存在问题出发,以‘什么是存在者?’这种形式来发问),存在的隐蔽本质,即拒绝,首先揭示自身为绝对不存在者,也即无(Nichts)。但是,作为存在者的虚无因素(das Nichthafte),无乃是纯粹否定(das blo?Nichtige)的最激烈的对立面。无从来不是一无所有,它同样也不是某个对象意义上的某物;无是存在本身——当人已然克服了作为主体的自身,也即当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之际,人就被转让(übereignet)给存在之真理了。”^[5]现代科学只关心存在者,而拒斥“不存在者”,以一种高傲的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无”,把它当作纯粹的虚无的东西抛弃掉了。“这个‘无’恰恰是被科学否定掉并且当作虚无的东西牺牲掉了。”^[6]

可是,事实上,不管是哲学,还是科学,都不可能真正回避“存在”的问题。例如,在场哲学批评“无”的观点是虚无主义。海德格尔问:但是,真正的虚无主义是在什么地方活动呢?他说,在场哲学把这个存在忘得精光,只和存在者打交道,——这才是真正的虚无主义。相反,只有在追问存在一直追问到“无”之边缘的问题中来行事,并把这个“无”扯到关于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中来,这才是真正克服虚无主义的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有效步骤。并且,在场哲学认为与在对立的形成、表象、思和应当都是“无”,即不在,其实这分明是表明了:“它自身在着,到底甚至比人们按照在之有限制的本质规定来认为是在着的的东西更在着些”,但遗憾的是,“至今沿用的在的概念不足以把所有‘在’的东西都举出来。”^[7]

同样地,现代科学对“无”漠不关心,但是也仍然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在现代科学试图道出其自己的本质之处,现代科学就乞灵于这个“无”。这个被现代科学所抛弃的东西,事实上早已将现代科学置入自己之中了。海德格尔十分尖锐地指出:“科学的此在有其单纯而犀利之处,是由于它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和存在者打交道,而且只和存在者打交道。科学总想以优越的姿态把‘无’牺牲掉。但是现在在对‘无’追问的过程中弄明白了,这个科学的此在只有当其自始即嵌入‘无’中时才可能有。只有当科学的此在不牺牲‘无’时,科学的此在才能在其所是的情况中了解自己。如果科学不好好地认真对待‘无’,那么科学号称明达与优越都将变成笑话。”^[8]

现代科学的危机就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无”或不

在场,海德格尔又称之为现代科学的“他物”,诚如上之所述,一个现代科学并不关心、也不愿关心之物。然而,这个他物却是一个作用于所有科学、但对科学本身也隐而不现的实事状态。现代科学的危机的实质,指的就是这个“他物”悄然地逃逸了现代科学。海德格尔十分肯定地说:“如今人们谈及科学的‘基础危机’。它当然不仅涉及个别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决不是科学本身的危机。科学本身在今天的步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所以,科学中的不安要远远超出科学基本概念之不可靠性的范围。人们在科学中感到不安,但却在经过对科学的多种阐释后仍然不知道,这种不安从何处而来,对何物而发。”^[9]海德格尔则认为,科学中的不安来自那个始终被忽视的完全主宰着科学本质的不可接近的不可回避之物。这个不可接近的不可回避之物,就是我们在前面论及的那个隐匿着的不可计算的“庞然大物”。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它“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阴影”。

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说,真正的形而上学反思存在,也就是对“无”的沉思。他说:“唯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中,人才会知道(wissen)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把它保存于其真理之中。真正的沉思把未来的人投入那个‘区间’(Zwischen)中,在其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10]古人发明的“形而上学”这个稀奇名称,后来特别在康德那里被解释成超出物理的存在者整体的追问的名称。因此,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存在者之上的追问,以求返回来对这样的存在的整体获得透彻的理解。“在追问‘无’的问题中,就出现这样一种超出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者之上的情况。”^[11]在这个意义上,他将“无”解释为“无蔽”。后期海德格尔则越来越倾向于这种理解,即:将存在本身称为“无蔽”或“澄明”——敞开之境域,并认为,这个“无蔽”,“在哲学开端之际就被命名了,但在后来的时代里哲学却没有专门思这个无蔽本身。”^[12]

二

海德格尔认为,从生存论来看,现代科学的这种“遗忘症”是现代科学的本质的表现,是由决定现代科学的本质的多种因素所造成的结果。首先是“先天的因素”。导致现代科学“遗忘症”的所谓先天的因素,是指现代科学“遗忘症”是其“前身”遗传“给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科学“遗忘症”实乃“遗传性病症”。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前身”便是肇始于柏拉图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他说,这种形而上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终结,实质上指的就是“科学之发展同时即科学从哲学那里分离出来和科学的独立性的建立”,即哲学转变为“经验科学”^[13]。他说:“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著地相互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它已经在社会地行动着的人类的科学方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海德格尔认为,经验科学从形而上学那里分化、独立出来,其实质是,经验科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合法继承者,接下、继承形而上学的未竟的历史任务。他说:“哲学

在其历史进程中试图在某些地方(甚至在那里也只是不充分地)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即关于存在者之不同区域(自然、历史、法、艺术等)的存在论,现在被诸科学当作自己的任务接管过去了。^[14]

海德格尔认为,遗忘存在本身,乃是西方哲学的“顽症”。这种“病”的奇特之处在于,两千多年来居然无人察觉和提起。他说:“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被“遗忘”的问题,就是关于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曾使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之思弹力竭。当然,从那以后,它作为实际探索的专门课题,就无人问津了。“不特如此。根据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阐释,逐渐形成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的意义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对这个问题的耽搁。人们说:‘存在’是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所以它本身就反对任何下定义的企图;而且这个最普遍并因而是不可定义的概念也并不需要任何定义,每个人都不断用到它,并且也已经懂得他一向用它来指什么。于是,那个始终使古代哲学思想不得安宁的晦蔽者竟变成了昭如白日不言而喻的东西,乃至于是谁要是仍然追问存在的意义,就会被指责为在方法上有所失误。”^[15]“倘若我们将在[即存在——引者]的问题在追问在本身的意义之下来考虑,那么每一位一同考虑的人都会看清楚,对形而上学来说,这样的在恰恰是隐蔽不见的,一直处于被遗忘状态中,这种情况是如此致命,竟至于在的遗忘这回事本身又遭遗忘,成为鲜为人知的,……”^[16]

换个角度来看,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哲学遗忘了存在,实质上是存在本身被遮蔽了,亦即人们用“存在者”去取代存在本身而导致存在本身被遮蔽了起来。他说,这种做法起源于古希腊。我们在前面曾提及,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对“存在”的基本理解是“在场”,他们以当今与在场,坚持与持久,停留与出现这个圈子来为存在划出界限。“停留,总是同样,现成,当前——说的归根到底是同一回事:常住的在场。”^[17]由于这种哲学突出在场而忽略不在场,因此它可以恰当地被称为“在场哲学”。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可以这样来描绘在场哲学家之形象:他们不断和存在打交道而存在又对他们生疏。……他们确实是醒的(在对存在者的关系上),然而存在始终对他们是隐蔽的。他们睡着了,而且甚至他们正在做的事也对他们又消失了。他们就这样在存在者中飘飘荡荡,总是把垂手可得的東西认为是理解的东西;于是每一个人都只有切身在手边的东西。这一个人捞到的是这一件,另一个人捞到的是那一件,每一个的感受都处于按照他自己而得的状态,都是固执己见。^[18]总之,如果我们的理解正确的话,在海德格尔看来,整个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认为,造成现代科学“遗忘症”的另一些重要因素包括是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和技术本质等。下面,我们主要探讨在这里被提及的这两个因素。

海德格尔说,从生存论的观点来看,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是指现代科学的一种对物的基本态度,以这种基本态度,我们才按物已经给予我们的东西以及必须和终将给予我们

的东西来对待物。换言之,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是指一种对物的筹划方式。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方式包括:一、跳越了物的对物的物性的筹划;二、在这种筹划中作出关于物的假定,筹划是公理性的;三、对物的本质的先行掌握,勾绘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结构的基本轮廓;四、这一基本轮廓同时提供了一个尺度,以界定一个在未来将包涵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所有物的领域;五、筹划规定对物的经验和物的显现方式;六、筹划使得一种作为对物的本质规定方式的普遍同一的尺度也即一种数字式测量成为可能,数字于是成为一种本质的规定手段^[19]。所以,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实质上转变了古代和中世纪所惯用的探究自然的方式,即:数学筹划取代了传统的经验抽取。“所以,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之作为典范,也就不在于它特别精确以及它对‘人人’都一样有约束力,而在于数学中成为课题的存在者是以其唯一能被揭示的方式而得到揭示的——先行筹划存在者的存在建构。”^[20]在这种筹划方式下,“存在者的存在建构”被“领会”为“可计算性”。海德格尔说:“伽利略式的自然开始变得可计算、可统治了,这就是新的理论,其特别之处在于使实验方法得以可能。”^[21]这种思想直到20世纪也一点未改变。比如,关于存在,量子物理学家M·普朗克就有过这样的论题:“现实的东西就是可以计量的东西。”此论题的涵义,无非是:“存在之意义因而就是可计量性,其目标倒不在于,确定那个‘多少’,而最终只是有助于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进行控制和统治。”^[22]科学对象由“可计算”进而“可控制和统治”,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的实质。

但是,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与现代科学“遗忘症”又有何相干?关系大矣!上面关于现代科学的“数学因素”的论述告诉我们,现代科学被称为数学的自然科学,并不完全是现代科学本身要求什么严格性和精确性,而是其对象使然。海德格尔说:“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23]换言之,凡不是精确的东西,根本就进不了它的对象区域。“一切计算都是让可计数的东西在已被计数的东西中出现,以便用于下一次计数。计算不让不同于可计数的东西出现。然而,这种计算性思维不能猜想的是:“计算的一切可计算的东西在总是由计算所算出的总数和新产品之前已经是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统一性归属于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及其阴沉状态是计算机关所不能掌握的。”可是,现代科学却“仅仅系缚于对存在者的计算,并且唯一地为此而效力。”^[24]所以,存在本身(无)这个主宰着现代科学本质的东西,始终不能进入现代科学的视野,亦即存在本身(无)始终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奠基于现代技术的本质之中。“我们开始看到,技术在何种程度上并不奠基于物理学之中,相反,倒是物理学奠基于技术的本质之中。”^[25]所以,现代科学的“遗忘症”的病根也来源于它的技术本质。

如所周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技术包括现代技术的本质都是一种解蔽。而解蔽又是一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所

以,解蔽,实乃在无蔽状态中、让自然自身显现为某种持存物、在场者(能量)而受到摆置和订造。海德格尔还说,这种促逼也摆置着人,逼促人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订造,把人聚集于订造中。对于现代技术的这种特殊本质,他用“座架”(Ge-stell)一词来表示。总之,技术的本质是解蔽。无疑地,现代科学也是一种解蔽,并且,在海德格尔看来,从实质上而不是从编年史上,现代科学之解蔽还先行于现代技术本身。

既然如此,技术本质又怎会发生对存在的遗忘呢?其实,在海德格尔看来,任何解蔽,同时也是一种“遮蔽”,现代技术的发展体现了一种不断强化的解蔽-遮蔽循环,即:在解蔽的过程中不断开启着新的遮蔽。那么,我们这里最关心的是,技术到底遮蔽了什么?海德格尔说:“一切解蔽都归于一种庇护和遮蔽。而被遮蔽着并且始终自行遮蔽着的,乃是开放者,即神秘(Geheimnis)。”^[26]实际上,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是“无蔽状态”,也就是存在本身。他说,在技术的本质中,“无蔽状态”自行隐匿了^[27]，“座架”也命运般地伪装解蔽^[28]，它“伪装着真理的闪现和运作”，“座架之统治地位咄咄逼人，带着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也许已经不得进入一种更为原始的解蔽而逗留，并从而去经验一种更原初的真理的呼声了。”^[29]对于海德格尔这个观点，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心领神会。伽达默尔说：“很早以前海德格尔就预言了现今才开始慢慢渗透到意识中的东西：人类通过大胆地抨击人类自身建立于其中的技术能力而产生了人类身在其中的不可避免的

挑战。海德格尔所称的这种挑战即是,技术文明所先行标示的人类存在和道路是最严重的遗忘存在之路。正如形而上学在存在者的存在中,在任何存在和本质中建立自身并到‘此’周围去调整它自己的被放逐性一样,当今的技术推动着世界之建立到了如此的极致,它本身因此也就成了这种现今存在的东西。”^[30]

【参 考 文 献】

- [1][2][6][8][11]海德格尔选集上[C].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36、137、138、151、149.
- [3][15][2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4-45、3-4、411.
- [4][5][10][23]海德格尔林中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2、110、92、76.
- [7][16][17][18]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3、20、201、131.
- [9][12][13][14][19][26][27][28][29]海德格尔选集下[C].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975、1256、1244、1245、870-871、943、944、948、946.
- [21][22][25]引自F·费迪耶等辑录晚期海德格尔三天讨论班纪要[J].丁耘译.哲学译丛,2001(3):54、54、55.
- [24]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0.
- [30]伽达默尔集[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457.

(责任编辑 殷杰)